

# 敦煌密教文献论稿



## 总 序

《中国典籍与文化研究丛书》是一套学术研究专著。它注重对中国的古代文献(包括传世典籍和出土文献)的研究和以古代文献为基础对中国文化的探求与思考。其中,有从古文献学的角度进行典籍、文献的专门研究,也有在古代文献、古代典籍研究的基础上,多方位、多视角地审视典籍,审视中国文化,探求典籍与文化的内在关系,探究它们的结合点。它立足于中国古代的典籍,立足于中国古代的文献,力求体现对古文献研究的特色,倡导一种脚踏实地、实事求是的学风,并且提倡有新的切入点,有新的思路、新的方法,推出有质量的,甚至是高质量的学术研究成果。

这套丛书是由全国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策划和组织。作者队伍的主干力量是全国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直接联系的 25 所大学的古籍整理与古文献学的教学、科研机构中的学者和若干家在全国有影响的出版社的专家。同时,也吸收全国各相关学科的学者的符合于这套丛书宗旨的学术研究专著。

这套丛书的书稿将在编委会、学术委员会和出版社分别审定合格之后分批推出。

承蒙人民文学出版社、上海古籍出版社、江苏古籍出版社、齐鲁书社联合出版这套丛书。在此谨致真诚的谢意。

《中国典籍与文化研究丛书》编委会

2003 年 4 月 15 日



## 全国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委员会 重点规划项目

### 学术委员会(按姓氏笔画为序)

马樟根 邓绍基 刘烈茂 许嘉璐 李修生  
孙钦善 宗福邦 周勋初 袁世硕 黄天骥  
黄永年 葛兆光 章培恒 董治安 曾枣庄  
裘锡圭 阚延河

主 编:安平秋

副主编:杨 忠 曹亦冰

### 编辑委员会(按姓氏笔画为序)

\* 马清江 \* 方一新 龙德寿 卢 伟 \* 刘玉才  
刘晓东 安平秋 麦 耘 朱易安 杨 忠  
吴景山 \* 陈广宏 陈大康 陈恩林 张兴武  
张希清 张其凡 \* 张涌泉 周国林 \* 周绚隆  
\* 宫晓卫 \* 赵生群 赵伯雄 骆瑞鹤 \* 高克勤  
贾二强 顾永新 顾歆艺 曹亦冰 董洪利  
\* 韩格平 喻遂生 舒大刚 \* 程章灿

(有 \* 号者为常务编委)



# 目 录

前言 .....	1
凡例 .....	1
第一章 敦煌密教文献概述 .....	1
第一节 敦煌文献中密教经典的分布 .....	1
第二节 敦煌密教文献的价值 .....	20
第二章 佛顶尊胜陀罗尼信仰 .....	41
第一节 《佛顶尊胜陀罗尼经》的翻译及弘传 .....	41
第二节 敦煌文献中所见的佛顶尊胜信仰 .....	48
第三章 密教中的观音信仰 .....	73
第一节 千手观音 .....	75
第二节 十一面观音 .....	94
第三节 如意轮观音 .....	101
第四节 水月观音 .....	116
第五节 附论:《高王观世音经》考析 .....	123
第四章 毗沙门信仰 .....	143
第一节 《毗沙门天王经》诸经典之简析 .....	145
第二节 敦煌地区的毗沙门信仰 .....	158
第五章 药师信仰 .....	181
第一节 《药师经》及其弘传 .....	181
第二节 隋唐五代至宋初敦煌的药师信仰 .....	189
第三节 附录:S.2512 及 S.2551《药师经疏》简介 .....	206
第六章 密教的启请仪式及启请文 .....	233
第七章 梁皇忏、焰口施食仪及水陆法会 .....	249
第一节 《梁皇忏》简介 .....	249
第二节 焰口施食仪 .....	257
第三节 水陆法会考 .....	268



第八章	陀罗尼、明咒与真言的流布 .....	289
第一节	陀罗尼在汉地的流布 .....	292
第二节	敦煌文献中所见的陀罗尼与真言 .....	297
第九章	密教东传与中土文艺之关系 .....	322
第一节	《陀罗尼集经》中的清乐问题 .....	322
第二节	韩、孟怪奇之诗与密教 .....	330
第三节	那吒故事起源补考 .....	342
第四节	沙僧形象溯源 .....	351
第五节	《狸猫换太子》与佛典 .....	358
简短的结论	.....	378
参考文献	.....	380
后记	.....	385



## 前 言

自敦煌藏经洞发现百余年来,敦煌学早已成为国际汉学的宠儿,许多中外学者倾注精力对它们进行研讨,穷搜冥求, 不已,成绩斐然。举凡历史、哲学、宗教、语言、文学、艺术诸方面都硕果累累。纵观这些研究,呈现出两大特点:一是注重文献的整理与辨析。然而敦煌遗书内容庞杂,大多为抄手所书,俗字盈篇,要整理校录出全部文献,使之成为准确可读的文本,尚需时日,也非个人之力所能完成;二是注重专门之学的研究,许多学者皆根据自身的学养,对自己较为熟悉的领域深入钻研,往往也有杰出的成就。这就为后来者进行综合研究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笔者之所以选择敦煌密教文献作为研究对象,主要是考虑到两个方面的因素。

一、敦煌所出遗书百分之八九十都与佛教有关。对于这批文献,人们关注的目光往往集中在大乘佛教方面,如三阶教、净土教等,尤其是禅宗文献的研究。<sup>①</sup>而对密教文献,关注者尚不多见。据笔者所知,与其它教派的研究相比,成果可谓寥寥无几。仅日本学者长部和雄、<sup>②</sup>平井宥庆、<sup>③</sup>加地哲定、<sup>④</sup>田中公明、<sup>⑤</sup>大村西崖、<sup>⑥</sup>赖富本宏、<sup>⑦</sup>田中良昭、<sup>⑧</sup>石田尚丰<sup>⑨</sup>等进行了拓荒性的研究。国内方面,近十几年来,也有学者开始关注这一问题,如宿白先生、<sup>⑩</sup>彭金章先生、<sup>⑪</sup>王惠民先生<sup>⑫</sup>等。不过,他们集中讨论的是石窟中的密教经变画,而对敦煌密教文献本身的整理与辨析,则有所忽略。港台方面,近有萧登福先生对道教与密教之关系,从敦煌文献入手,解决了一些悬而未决的问题。<sup>⑬</sup>所有这些研究业绩,为我们全面整理敦煌密教文献,并由此出发,对隋唐五代至宋初的密教信仰进行系统研究打下了



坚实的基础。

二、在整个中国佛教史的研究中,密教史的研究,尤其是汉传密教最为薄弱。这固然与它在宋元明清的消歇不振的历史背景有关,更主要的是人们对敦煌出土的相关文献利用不够。上个世纪所出现的几部有较大影响的论著,如周一良先生的《唐代密宗》(其特色在于对开元三大士善无畏、金刚智、不空之生平事迹的精密考订)、<sup>⑭</sup>吕建福先生的《中国密教史》(其特色在于对中国密教史的全面清理与介绍)、<sup>⑮</sup>严耀中先生的《汉传密教》(其优点是梳理了汉传密教与天台宗、华严宗、禅宗等教派及某些民间宗教信仰之间的关系),<sup>⑯</sup>都或多或少存在这方面的缺憾。最近,林世田、申国美二先生辑出《敦煌密宗文献集成》及《敦煌密宗文献集成续篇》共五大册,<sup>⑰</sup>对于研究汉传密教颇有方便之处。但他们仅从北图、英藏、法藏中辑录文本,于俄藏、日藏、甘藏、津艺、上图、上博、北大及浙藏敦煌文献未加注意,故而遗漏了许多重要的抄卷,而且就所选刊的内容看,也有编辑上的一些问题,如 B.7664(北图来字 64 号)实为《普贤菩萨说证明经》(参 P.2186、P.2136、S.1552 等写卷),而编者却误拟题为《普贤菩萨说咒经》。所以要全面掌握相关文献,绝不可仅用《敦煌密宗文献集成》及其《续篇》。好在笔者有机会到浙江大学古籍研究所从事博士后研究,方可充分利用这里丰富的敦煌文献资料,不畏天生愚钝,从这些文献出发,试对中古时期的密教信仰作一横向的考察。

不过,在利用当今刊布的敦煌文献时还得对文献自身的真伪进行仔细的辨析,对于那些不是出自敦煌藏经洞(莫高窟第 17 窟)的写卷,本文一般不予讨论,如混入《俄藏敦煌文献》中的一些密教文献,像 Φ.222、Φ.234《多闻天陀罗尼仪轨》,Φ.249+Φ.327《金刚亥母修习仪》之类。<sup>⑱</sup>其次,对藏文本的密教写卷,本人因学殖所限,也不加以研讨。<sup>⑲</sup>

作为中国佛教宗派之一的密宗,其存续时间并不长。<sup>⑳</sup>但是中国佛教中的早期印度密教因素,或曰汉传密教中的杂密,在中土的存续时间却相当悠长,从汉末三国传入,至今仍有某种影响。这主要表现在民俗信仰中,如水陆法会、瑜伽焰口施食仪等。而敦煌所见的密教



写卷,真正属于纯密的为数并不多,大多是杂密抄卷。这表明隋唐五代至宋初的密教信仰中占主导地位的仍是杂密,而不是开元三大士所弘扬的密宗。

论文包括九章,实分为三大部分。第一部分是敦煌密教文献的概述,主要就其分布特点、抄存方式、价值所在略作介绍。第二至第八章为第二部分,也是论文的主体部分,重点介绍密教中的佛顶尊胜信仰、观音信仰、毗沙门信仰、药师信仰、启请仪式、焰口施食仪、水陆法会以及陀罗尼密教的形态,俾使人们对隋唐五代至宋初的佛教有一较为全面的了解。第九章为第三部分,属于影响研究,从个案出发,试揭示出密教音乐、绘画及相关神龛在中土文艺作品里所留下的深刻印记。因此,密教东传在中国文化史的研究上,亦应占有一席之地。

汤用彤先生曾经明确指出:“密教虽重形式,而自有其教理,但为大日如来密意,不易说明。”<sup>①</sup>慧如日轮的国学大师尚有如此感叹,更何况智若萤光的我辈小子,要说透密教之义理是何其困难。<sup>②</sup>本人于此不乏自知之明,所以在研究方法上有些投机取巧,主要是用描述,即力求把中古时期几种主要的密教信仰从经典翻译、弘传直至形成的历史清楚地展示出来,而不奢望对隋唐五代至宋初的密教史作纵向的剖析。但要达到这一最基本的要求也是十分困难的,因为本人对敦煌密教图像学知之甚少,故而在图文互证上留有不少疑难问题没有解决。这一缺憾,只有俟以来日,加以弥补了。

敦煌文献中所见的密教信仰,它实际上不纯粹是佛教的东西,还杂糅了儒家、道家,尤其是道教的观念与术仪。关于后者,萧登福先生论之已详,本文就不再涉及了。

由于本人学识浅陋,而所涉及的研究对象又相对冷僻,可供参考的成果也不十分丰富,所以在写作过程中常有力不从心的感叹,存在的缺点和错误定然不少,还恳请博雅君子、有识之士多加教正。

---

① 敦煌佛教文献引起了中外许多学者的注意,人们最先关注且取得突破



性研究成果的即在禅宗文献上。如胡适有《神会和尚遗集》(台北:胡适纪念馆,1968年),铃木大拙有《敦煌出土的神会录附解说》(石井光雄印,1932年),再云华有《中国禅学研究论集》(台北:东初出版社,1990年),田中良昭有《敦煌禅宗文献の研究》(东京:大东出版社,1983年)等。

② 长部和雄有《唐代後期の密教》(《佛教史学》1962年第2期)、《唐代密教史杂考》(神戸商科大学,1971年)等。

③ 平井宥庆有《敦煌文献資料より見た密教の一断面》(《丰山教学大会纪要》1973年第1期)、《敦煌の陀罗尼坛》(《丰山学报》1973年第3期,第57—65页)、《敦煌と中國密教——中國における佛教儀禮と事相の間》(《丰山教学大会纪要》1981年第9期)。

④ 加地定哲有《敦煌本密教系文献について》(《密教学密教史论文集》第223—236页,高野山大学1965年12月版)。

⑤ 田中公明有《敦煌出土の蓮花部八尊曼荼羅について》(《出光美术馆馆报》1991年第5期,第4—20页)。

⑥ 《密教发达志》,东京国书刊行会,1973年。

⑦ 赖富本宏有《密教とツングテ》(日本放送出版协会,1990年)、《密教佛の研究》(京都:法藏馆,1990年)、《中國密教史敦煌文献における》(《讲座敦煌七・敦煌と中国佛教》,第155—166页,大东出版社,1984年)。

⑧ 田中良昭有《唐代における禪と密教の交渉》,《日本佛教学会年报》1975年(总40卷)。

⑨ 石田尚丰有《曼荼羅の研究》,东京美术,1978年。

⑩ 宿白先生有《敦煌莫高窟密教札记》(上篇载《文物》1989年第9期,第45—53页转33页,下篇载第10期,第68—86页)。

⑪ 彭金章先生有《莫高窟第14窟十一面观音经变》(《敦煌研究》1994年第2期,第89—97页)、《敦煌石窟十一面经变研究》(《段文杰敦煌研究五十年纪念文集》页72—86,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1996年)、《千眼照见,千手护持——敦煌密教经变研究之三》(《敦煌研究》1996年第1期,第11—31页)、《敦煌石窟不空藻索经变研究》(《敦煌研究》1999年第1期,第1—24页)等。

⑫ 王惠民先生有《敦煌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变考释》(《敦煌研究》1991年第1期,第7—18页)、《敦煌水月观音像》(《敦煌研究》1987年第1期,第31—38页)等。

⑬ 萧登福先生这方面的著作有《道教与密宗》(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93年)、《道教术仪与密教典籍》(同前,1994年)、《道教星斗符印与佛教密宗》



(同前,1993年)。

⑭ 该文原是周一良先生1939年在哈佛大学所作的博士学位论文,原名Tantrism in China,发表在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Volume 8, March, 1945, Numbers 3 and 4上。1995年由钱文忠先生译成中文,与周先生其它的一些佛教学论文合集,1996年由上海远东出版社出版时更名为《唐代密宗》。

⑮ 该书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

⑯ 该书为学林出版社1999年版。

⑰ 《敦煌密宗文献集成》(上、中、下),中华全国图书馆文献微缩复制中心,2000年4月版。《敦煌密宗文献集成续篇》(上、下),同前,2000年10月版。

⑱ 关于这方面的论述,详见府展究先生《敦煌文献辨疑录》(《敦煌研究》1996年第2期)、荣新江先生《俄藏〈景德传灯录〉非敦煌写本辨》(文载敦煌研究院编《段文杰敦煌研究五十年纪念文集》,世界图书出版公司,1996年)。

⑲ 这方面的论文有吴其煜先生发表在《西藏研究》第七十一号的《台北中央图书馆藏三种无量寿宗要经》,黄明信、东主才让二先生发表在《中国藏学》1994年第4期上的《敦煌藏文写卷大乘无量寿宗要经及其汉文本之研究》等。

⑳ 佛教史上普遍认为密宗的流行是在盛唐与中唐,至唐末它就“功效寝微”(语出志磐《佛祖统纪》卷二十九,《中华大藏经》第82册,第608页)了,因为会昌法难对密宗的打击是毁灭性的。但事实是宣宗之后它得到了迅速的恢复,关于这点,法门寺地宫出土的唐密曼荼罗供养物就是明证(详见吴立民、韩金科二先生《法门寺地宫唐密曼荼罗之研究》,中国佛教文化出版有限公司,1998年)。至若密宗在两宋的发展,主要集中在四川地区(详见刘长久、胡文和、李永翘编《大足石刻研究》,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5年)。

㉑ 汤用彤《隋唐佛教史稿》,第194页,中华书局,1982年。

㉒ 这方面最新的论文有吕建福先生的《密教哲学的基本论题及其重要概念》,文载《世界宗教研究》2002年第1期。



## 凡 例

一、本文所引用的敦煌文献，释文皆根据原件之缩微胶片或影印图版释录，并尽量参考前人及今人的校录成果。如果已发表的释文有误，一般径行改正，不出校记。

二、录文一般以反映敦煌文书的原貌为原则，以保存原件的格式为前提，并加上阿拉伯数字表示其行列顺序。原件若有残损，依照残损位置用（前缺）、（中缺）、（后缺）表示。能确定残缺字数时，一个“□”表示一个缺字；不能确定时，前缺用□表示，中缺用□表示，后缺用□表示，一般占三格。

三、原件之脱字，一般用[□]表示，所补之字则加上小括号。无法辨识者，亦用□表示，并在注释中一一交待清楚。对录字有疑问者，则在其后用(?)作为标志，以示慎重。原件文字讹误者，则在其后改正，正字写在( )中。原件中的俗字，一般径直改为正字，如“𠃉”，录为“佛”。

四、原件中的夹注，一般用比正文小一号字的形式打印，藏经中的引文出现此种情况时也这样处理。

五、原件中若有倒文符号者，径直回录；有废字符号者，不录；有重文符号者，直接补出重叠之文字；有改字者，一般只录修改后的文字。

六、本文引用的敦煌文献，在标明其出处时，采用通行的中英文缩略形式，其中 S. 表示伦敦英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文献斯坦因(Stein)编号，P. 表示巴黎法国国立图书馆藏敦煌文献伯希和(Pelliot)编号，B. 表示北京图书馆藏敦煌文献，Φ. 表示俄罗斯联邦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藏敦煌文献弗鲁格(XJIK)编号，ДХ.



表示俄罗斯联邦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藏敦煌文献编号,Q.表示《敦煌宝藏》中除英藏、法藏、北图藏之外的其他地方馆藏的敦煌文献编号,Ch.BM 表示伦敦英国国家博物馆藏敦煌纸画绢画编号,Ch.IOL 表示伦敦英国印度事务部图书馆藏敦煌文献编号,S.P 表示伦敦英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文献中木刻本斯坦因编号,GM.表示法国吉美美术馆藏敦煌绘画编号,TK.表示俄罗斯联邦科学院东方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藏黑水城文献之编号,V 表示文书原编号所定之背面(Verso)。上博表示上海博物馆藏敦煌文献编号,上图表示上海图书馆藏敦煌文献编号,津艺表示天津市艺术博物馆藏敦煌文献编号,北大D 表示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敦煌文献编号,浙敦表示《浙藏敦煌文献》中的敦煌文献编号,敦研表示敦煌研究院藏敦煌文献编号,酒博表示酒泉市博物馆藏敦煌文献编号,敦博表示敦煌市博物馆藏敦煌文献编号,甘博表示甘肃省博物馆藏敦煌文献编号,西北师大表示西北师范大学图书馆藏敦煌文献编号,甘图表示甘肃省图书馆藏敦煌文献。



## 第一章 敦煌密教文献概述

本章的目标是对今存敦煌遗书中的密教文献之分布、分类及其文献价值作一简要的介绍,拟为第二至第八诸章分论隋唐五代至宋初的密教信仰做好文献基础。

### 第一节 敦煌文献中密教经典的分布

敦煌文献中密教经典的抄存形式大致有二:一是抄录整本汉译密典(其中有的在发现后被撕裂,形成残卷,收藏于英、俄、法、日、中等各地博物馆;有的在敦煌地区的流播过程中即已残破)或中土撰述的,如 S.1405《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经》。这种抄卷大多包括经之义理、经咒、坛法或手印,我称之为完整的抄录体形式;二是仅录某经之经咒、坛法或手印的,如 P.2332 之《二十八宿真言》、S.5541 之《大悲咒》和《随心咒》、Φ.281 之《服药咒》,我称之为摘录体形式。当然,有的译本原典本身就只有坛法、仪轨之类则另当别论。一般说来,一部完整的密教经典应有经义、咒语或真言、手印、坛法或曼荼罗四大部分。兹按此抄存形式,将敦煌密教文献的分布情况择要介绍如下。

#### 一、“完整”抄录体形式的密教文献

这儿的“完整”之所以加上引号,是因为它并非指抄卷本身的完整无损,而是指抄存的密教文献大多含有经之义理(教义)、咒语或真言、密印、坛法或曼荼罗等四部分的密教译经和中土著述。兹简介如



下。

1.《摩登伽经》 东吴竺律炎、支谦共译。《大正新修大藏经》以丽本为底本,分为两卷。敦煌遗书中有 S.3374 号写卷,标明“卷中”,可知敦煌本分卷与今之通行本不同,是为三卷。

2.《佛说八阳神咒经》 又名《八阳神咒经》、《天地八阳神咒经》、《佛说天地八阳神咒经》。今存藏经中收有两种译本:一是西晋竺法护所译,二是日本《卍字续藏经》所收唐代义净的译本。敦煌所出文书中属于前者的仅有 S.2643、P.3915。属于第二类的则有 S.127、S.252、S.386、S.480、S.1062、S.1104、S.1222、S.1408、S.1472、S.2330、S.2643、S.3234、S.3244、S.3324、S.3468、S.4287、S.4288、S.4820、S.5352、S.5373、S.5543、S.6266、S.6384、S.6424、S.6451、S.6667、B.4232V、B.7611—B.7662(计 52 件)、P.2098、P.3759、P.3897、P.3915、P.6016、Q.0266、S.1942、S.2910、S.3712、S.3382、S.3829、S.5261、S.500、S.5716、S.7592、P.5587、Φ.177、Φ.273、DX.00137、DX.00230、DX.00502 + DX.01799 + DX.01955、DX.00509、DX.00593 + DX.00594、DX.00628、DX.01009、DX.01057、DX.1203、DX.01332、DX.01484、DX.01586A、DX.01892 + DX.01894、DX.01809A + DX.02118、DX.01869 + DX.02133 + DX.02866 + DX.02868、DX.02330A、DX.02361、DX.02626、DX.00324、DX.02749、DX.02750 + DX.02834 + DX.02852 + DX.03085、DX.02897、DX.03102B + DX.04132B、DX.03172、DX.03568、浙敦 060、浙敦 115、敦研 354、津艺 210 等一百二十多件。

3.《灌顶经》 又名《大灌顶经》、《大灌顶神咒经》等,东晋帛尸梨蜜多罗译,十二卷。实际由十二部小经汇合而成,一卷一经。它们是《佛说灌顶七万二千神王护比丘咒经》、《佛说灌顶十二万神王护比丘尼经》、《佛说灌顶三归五戒带佩护身咒经》、《佛说灌顶百结神王护身咒经》、《佛说灌顶咒宫宅神王分镇左右经》、《佛说灌顶冢墓因缘四方神咒经》、《佛说灌顶伏魔封印大神咒经》、《佛说灌顶摩尼罗大神咒经》、《佛说灌顶召五方龙神摄疫毒神咒上品经》、《佛说灌顶梵天神策经》、《佛说灌顶随愿往生十方净土经》、《佛说灌顶拔除过罪生死得度



经》。其中卷十一、卷十二有别出单行本。前者又名《十方净土随愿往生经》、《普广菩萨所问十方净土随愿往生经》、《灌顶随愿往生十方净土经》、《随愿往生经》、《灌顶济拔幽土往生十方净土经》、《十方随愿往生经》。后者又名《灌顶章句拔除过罪生死得度经》、《灌顶拔除过罪生死得度经》、《拔除过罪生死得度经》、《药师经》、《药师 璃光本愿功德经》、《灌顶章句十二神王结愿咒经》。敦煌遗书中属于卷五的有 S.1553。属于卷六的有 Q.0001。属于卷八的有上博 066。属于卷九的有 B.7469。属于卷十的有 S.1332。属于卷十一的有 S.0002、S.0297、S.1384、S.2381、S.6952、DX.01214、DX.01856、DX.02989、DX.03291、上图 105、B.7472、B.7473 等。属于卷十二的有 S.1968、S.2494、S.3779、S.3903、S.5510、B.7470、P.2013、P.2178V、P.4826、P.4842、P.4892、B.7474—B.7527、Q.0813、Φ.00200、DX.00014、DX.01500、DX.01675、DX.02034、DX.02294 + DX.02016、DX.02524、DX.02651、DX.03276B、DX.03278A、DX.03374B、DX.03461 + DX.03551 + DX.03559、DX.03488、敦研 009、敦研 055、敦研 065、敦研 355、津艺 119、津艺 270 等。

4.《七佛八菩萨所说大陀罗尼神咒经》又名《七佛神咒经》、《七佛十一菩萨陀罗尼经》、《七佛所说神咒经》、《广济众生神咒》，东晋译出，四卷本。经文内容较杂乱，属多部经的合集。敦煌遗书中有 S.0943、S.2929、B.7453—B.7455、津艺 301、DX.00520、DX.00995。

5.《佛说檀特罗麻油述经》东晋竺昙无兰译，一卷。敦煌遗书中今有敦研 010 号一件。<sup>①</sup>

6.《佛说祝毒经》东晋竺昙无兰译，一卷。<sup>②</sup>为敦煌佚经，今有敦研 010 号一件，与前揭《佛说檀特罗麻油述经》同卷合抄，可惜有残损。与之相类的乃是东晋帛尸梨蜜多罗所译的《灌顶七万二千神王护比丘经》（见《大正藏》卷二十一，NO.1331）。

7.《大方等陀罗尼经》又名《方等檀特陀罗尼经》、《大方等檀特持陀罗尼经》、《方等陀罗尼经》等。北凉法众译，四卷。敦煌文书中有 S.1437、S.1524、S.4248、S.5276、S.5383、S.6727、B.7448—B.7451、B.8645—B.8647、DX.00189、DX.00792、DX.01761、DX.05999、西北



师大 017 等。

8.《佛说摩利支天经》《大正藏》第二十一册收有失译人名今附梁录的《佛说摩利支天陀罗尼经》、唐不空所译的《佛说摩利支天菩萨陀罗尼经》、宋天息灾所译的《佛说大摩里支菩萨经》。敦煌遗书中有二十余本,虽然其抄存形式文字差别极大,但大都与附梁录失译人名之经本较为接近,计有 S.0699、S.2681、S.5391、S.5531、S.5618、P.2805、P.3136、P.3824、B.8421、S.2059、S.5392、S.5646、P.3110、P.3759、P.3912、DX.00213+DX.00227+DX.00323+DX.00336+DX.01509+DX.02384、DX.00927、上博48·19、甘博 016C 等。其中 P.3110 题下注明是“三藏法师菩提流支奉诏译”,即译者可能为菩提流支。

9.《佛说护诸童子陀罗尼咒经》亦名《护诸童子陀罗尼经》、《护诸童子请求男女陀罗尼经》、《护诸童子经》、《护诸童子陀罗尼咒经》等。北魏菩提流支译。又见录于《陀罗尼杂集》卷四。敦煌遗书中有 S.0988、S.6986 等。

10.《陀罗尼杂集》失译人名,《大正藏》卷 21 附于梁代译经。今存敦煌遗书中有 B.7456 号,首题为《七佛所说大陀罗尼神咒》(案:题前还有一行文字云“《陀罗尼集经》”,此当是另一文书的尾题),将它与《陀罗尼杂集》卷一之同名经相比勘,文字差异不大,故把它定名为《陀罗尼杂集》。它实与《七佛八菩萨所说大陀罗尼神咒经》是同本异译。

11.《大法炬陀罗尼经》又名《法炬陀罗尼经》,隋 那崛多等译,二十卷。敦煌遗书中 B.7528 属卷十三,B.7529 属卷十六,S.5135 属卷十九。

12.《佛说咒魅经》即《咒魅经》,亦名《咒媚经》。著译者不详,一卷。该经最早见录于隋《法经录》,但被判为伪经。敦煌遗书中有 S.418、S.2088、S.2517、S.4311、S.4524、S.6146、B.8265—B.8269、P.3689、S.3582、Q.0049、津艺 193C 等。

13.《药师琉璃光如来本愿功德经》又称《药师经》、《药师如来本愿经》、《药师琉璃光七佛本愿功德经》、《药师如来本愿功德经》、



《新翻药师经》等。今存五种译本：(1)东晋帛尸梨蜜多罗译《大灌顶经》之卷十二，前文已有介绍，此不赘述；(2)隋达磨笈多译本；(3)唐玄奘译本；(4)义净译本；(5)S.2512《药师经疏》所引失译人名之《药师经》。敦煌遗书中隋译本有 B.0246—B.0250、S.0053、P.3304、P.4914、P.4666、S.7098 等十余号。玄奘译本最多，有 S.0065、S.0105、S.0135、S.0281、S.0359、S.0401、S.0870、S.0881、S.0954、S.1029、S.1051、S.1199、S.1296、S.1414、S.1581、S.1905、S.1911、S.1954、S.2182、S.2308、S.2390、S.2443、S.2480、S.2541、S.2787、S.2980、S.2986、S.3112、S.3113、S.3154、S.3184、S.3186、S.3196、S.3267、S.3597、S.3815、S.3946、S.3952、S.3974、S.4146、S.4179、S.4260、S.4319、S.4345、S.4463、S.4597、S.4606、S.4715、S.4843、S.4854、S.4881、S.5005、S.5307、S.5128、S.5713、S.5200、S.5214、S.5335、S.5424、S.5922、S.6353、S.6383、S.6470、S.6475、S.6556、S.6562、S.6594、S.6722、S.6750、S.6815、S.6919、P.2616、P.2900、P.4554、P.4921、P.4925、B.0251—B.0312(计 62 件)、B.8512、Φ.00189A、Φ.206、Φ.255、DX.00272、DX.00617、DX.00621+01160、DX.00784、DX.00862、DX.00903、DX.01237、DX.01628+02105、DX.01873、DX.01981、DX.01662+02287、DX.02290、DX.02342、DX.02583、DX.02730、DX.03081、DX.05971+DX.05978+DX.05987+DX.05989+DX.05994+DX.05995+DX.05998，上图 099、104、109、酒博 008、酒博附 005、永博 004、敦博 049、津艺 147、148、168、268、269 等。义净译本有北新 657 号。

14.《不空藻索咒经》 隋 那崛多译，一卷。敦煌遗书中有 B.7666V、P.4534 二抄卷。

15.《不空藻索神咒心经》 唐玄奘译，一卷。敦煌遗书中有 P.3835、P.3916 二抄卷。

16.《持世陀罗尼经》 唐玄奘译，一卷。敦煌遗书中仅发现 S.2292 号一件。

17.《六门陀罗尼经》 又名《六门经》。唐玄奘译，一卷。敦煌遗书中有 S.0609、S.1513V、S.5503、S.6317、B.2947V、B.7458、B.7459、